

要是为《五月之诗》寻找题记，作者 W·S·默温自己在《破晓》里的几行诗大概适用：
我参加了这个行列/一条敞开的门廊/又一次为我说话。

《五月之诗》所追忆的，正是一次让人参加到行列之中的敞开。在这本书里，默温讲述法国南部的迷人风光，正在这风光里衰落下去的古老传统，和曾经活跃于那个传统，不，应该是创造和发扬过那个传统的行吟诗人，还有就是 12 世纪那些优异的普罗旺斯诗歌。他的讲述从上世纪 50 年代一个早春的上午，他意外获准去精神病院拜访名诗人埃兹拉·庞德开始。正是庞德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那间宽敞而阴暗的会客室里，把默温引向了耀眼和旖旎的普罗旺斯。

针对刚刚开始其诗歌生涯的默温，庞德提供了一句格言式的忠告：“阅读种子而非嫩枝”——它专门写在一张寄给默温的明信片上，成为默温后来远渡重洋，多次在法国西南部乡村漫游和几度在那里居住的重要原因和充足理由。

要是你读到过默温早期的诗歌，诸如《两面神的面具》里那些旋风般地运用了民谣、六节六行诗、颂诗、重唱、歌词等多种欧洲传统形式及技艺的诗篇，你大概就会对默温特意提及庞德以“种子”和“嫩枝”为形象的比喻性教诲有具体的认识。《五月之诗》里谈论的那些中世纪的行吟诗人，从普瓦蒂埃公爵吉扬四世到他的封臣、朋友和对手，旺达杜尔的埃布勒二世，再到吉扬的孙女埃莉诺的侍从贝尔纳·德·旺达杜尔，再到埃莉诺的儿子，“狮心王”理查，以及被但丁在《神曲·炼狱篇》第二十六歌里咏唱的阿尔诺·达尼埃尔，据说撰写了贝尔纳传记的吕克·德·圣西尔克和曾经在一节诗里讽刺挖苦过贝尔纳的佩尔·达尔凡尔纳，更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歌者……他们正可以被视为后来诗歌

《五月之诗》： 阅读种子而非嫩枝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东东

得以抽出其清新“嫩枝”的传统“种子”。通过他们，默温探讨和宣讲了延续的必要。文学表达和诗歌语言的延续，也就是人类情感和经验的延续。他自己的诗歌实践，则构成了延续之链的重要一环。

在整个诗歌史、语言史和文明史的延续之链上，但丁肯定是更为重要的一环。但丁的成就，则跟他对中世纪行吟诗人及普罗旺斯诗歌至今无人能比的熟悉程度密切相关。在《五月之诗》里，默温还专门提及，艾略特将《荒原》题献给庞德所用的“最卓越的匠人”一语，即来自但丁《神曲》中对行吟诗人的赞辞。尽管默温对庞德英译的行吟诗人歌谣所用的风格不以为然，但他还是把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其导师的诗人，放在了这条诗歌延续之链的又一关键环节。

《五月之诗》稍稍点评了历代人物为古老传统的必要延续所作的努力，它着重记录的，则是作者自己的一系列工作。为了不让他所读过的那些行吟诗人的作品在他那里“像撕碎了的织锦所残留下来的碎布，像一个被拆卸的拼图玩具剩下的断简残章一样，精致但却零散而不成体系”，青年默温甚至用他那时仅有的一小笔钱，买下了位于法国腹地某个山坡上的农场遗迹，一间村舍，使它和周围的村庄，如他在书中所言，“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是我所珍惜的财产也是我无法躲避的使命”。他在那里居住下来，为了让“现在这种语言，这种高度乡村化的、被吉扬四世和贝尔纳·德·旺达杜尔称为拉蒂语的语言整天包围着我。”

让人感动的正在于此——默温对行吟诗人及其诗篇的追慕怀想，都由这些诗人当初咏唱其诗的环境所衬托。《五月之诗》是在其游记和回忆录的框架里考察和想象中世纪行吟诗人和诗歌的，对当地的人情物理、景象风貌的展现，将默温自己的故事、际遇穿插其间，加上对几个重要遗址的探寻、对一些历史传闻的探究，令这本书收获了足够的丰富性，也使得所谓对“种子”的“阅读”，一开始就不限于中世纪诗歌这一狭小的范围。以一种诗人的方式，默温更注重“阅读”经由他在二十多岁时的一个夏天，“乘一辆破车在法国西南部的凯尔西郊区漫游”而“滑入”的“毫不设防的古老传统”——“这些

传统在季与季、代与代之间不断延续，其深远的程度非我所能想象。……这些传统在我开始了解时已经开始衰落。……但在仍将帕托瓦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几代人里传统还是保留着，在传统尚未消失之前，相比去研究无论我还是我的邻居都不熟悉的悠远历史，我更热心于研究其传统延续的不同线索。”

显然，诗歌是延续传统的最重要的线索。《五月之诗》便是对这一线索的强调和清理。循着诗歌的线索，默温从“种子”般的行吟诗人传统和中世纪诗歌中不断汲取着他所寻求的力量。“我要做的，”在书的另一处，默温说，“是要发现废墟之后，到底什么才是屹立不倒的东西。”于是，引在下面的这几句，就成了诗人默温必须在《五月之诗》里说出的话语：

站在今天的旺达杜尔这片废墟上，或者吟诵着贝尔纳的作品，我们想听的不仅仅是古代罗曼语的音节，还有整首诗能够活生生地流动起来，而如今我们做得最好的也不过是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蹩脚而陌生的声音。但是倾听的渴望是我们重新关注诗歌的动力，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或其他时代的诗歌，希望古代有些东西能够穿越时空距离就像水流过双手一样——那就是原生态的生命。

W·S·默温

W·S·默温(1927-)是当代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曾获普利策奖。大学毕业后就游历欧洲并应艾兹拉·庞德嘱托前往法国研究法国中世纪文学，本书即是他对这一时期经历的追叙。



W·S·默温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大厦店
华夏银行店
海航万绿园店
南方出版社店
国秀城店

《吴大羽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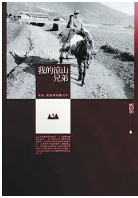
吴大羽先生是中国现代绘画开拓者之一、中国现代抽象油画的奠基人。一生维护艺术的庄严和人的生命尊严，在油画、水彩、漫画、书法等领域，都有卓越的创造。他是一位诗人，诗心的穿透，使他的艺术散发出特有的灵性。他是百年来中国美术领域不多见的智者，以哲学的智慧淬炼艺术语言，以不灭的道义担当来表现人的生命价值。他的艺术启迪人心，有内在的风骨，在凌厉狂放中有清静优雅的美感。他是一位一生没有举行过画展的艺术巨匠，任凭世事浮沉、人生磨难，都能寂寞自守，不放弃自己独立的艺术追求。



作者：吴大羽
吴崇力
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
寿崇宁

《我的凉山兄弟： 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这是一部基于专业论文而改写的面向公众的人类学作品。这是一部带着读者走近“我的凉山兄弟”的悲情与尊严交织的生命之书。面对毒品和艾滋的严峻问题，作者深入凉山诺苏人社群，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田野调查，记述“我的凉山兄弟”在现代化大潮中的血色青春探险，探讨全球化政治经济变迁造成的多重后果。书中所记录的特定群体经历，其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极端经验。当代中国读者阅读时的疼痛感觉，不仅缘于作者出色的叙事，也缘于集体记忆的扩展铭刻。本书追踪的社会经验还在延续演变，无疑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关注和“续写”后来的篇章。



作者：刘绍华
出版：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幽僻处可有人行？》

作者是一位独特的生命体验者和思考者，包括他的表达方式也很特别，虽然身为大学教授，但他却不太做那种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而是将思想学术以体悟的形式出之。他从自身已足够坎坷而丰富的经历回忆和思考，伸展到文学与电影的阅读和凝神，语句经常看似是片段和跳跃的，但其后面总是有一种持之以惯、缓慢燃烧的东西。这是敏感、细腻而又厚重的生命，但也是“幽僻处”孑子独行者的生命。这样的一本书也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进入他所看到的生命的风景，这或许是少数能够探幽入深的人才能看到的风景，却也是人生最好不错过的一道风景。



作者：张志扬
出版：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秋子新作《卢作孚传》：“百年心事”凭谁说

文\陈卓

卢作孚的名字，曾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蔽。卢作孚是怎样一个人？他为我们民族做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在当前，出版一部综合性的、资料翔实可靠的卢作孚传记，很有必要。

卢作孚先生的长外孙清秋子(本名程晓刚)，现居海南，积 10 年潜心研究之功，两次赴渝考察，写作了一部《百年心事：卢作孚传》并于近期出版，引起了阅读界的广泛关注。新书上市仅一个月，便入选“《南方都市报》2015 年度百本好书”、“凤凰江苏人气书榜”、“书香重庆新书推荐榜”、“《北京日报》2015 年学者案头书”等榜单，并获《北京晨报》、《解放日报》阅读版推荐。

该书以大量专家研究的成果做基础，以新颖独到的视角、富于激情的笔触，描述了民国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卢作孚的传奇一生。

卢作孚出身于贫民家庭，小学毕业即因家贫而辍学，但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胸怀报国大志，发奋自学，先后做过教师、记者，后投身于“实业救国”的事业，白手起家创办了著名的民生实业公司。在他领导下，民生公司由弱到强，将列强势力逐出川江，成为民国时期我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

卢作孚具有高超的智慧、坚定的意志。他采取了正确的经营策略，依靠强大的民众基础，最终将民生公司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的现代企业集团，并从事了大量改良社会和启蒙教育的工作。在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的环境下，他始终抱定“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就能做到”的信念。他之所思所为，已远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家，他是我国现代转型期涌现出的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坊间虽然出过一些卢作孚传，但多数仅从企业家、成功商人的角度加以叙述。本书则强调了卢作孚的人文精神演变经历，介绍了这位胸怀远大的民国企业家何以功勋卓著的主客观原因，再现了卢作孚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的心路历程，着重表现了一个“精神上的巨人”。本书还结合与卢作孚有密切交往众多民国历史人物，详细介绍了传主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为新时代建立良性的政商关系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书中的叙述线索清晰，语言富于激情，人物事迹与历史背景相交织，凸显了卢作孚作为一位社会改革家的胸怀抱负与丰功伟业。处处勾沉辑轶，要言不烦，细节极为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启迪意义，堪称当代卢作孚研究的一部力作，有助于读者了解卢作孚的伟大之处。作者立论公允，视角新颖，文笔娴熟，再现历史条理清晰，评价人物客观公正，细节表述依据翔实，为卢作孚事迹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在北京和重庆的新书出版研讨会上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

本书虽然是传主的后代所撰写，但作者的叙事立场与传主保持了一定距离，力求客观、平实，避免了为亲人立传常有的神化、溢美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本书透露了此前不为人知的关于卢作孚夫人蒙淑仪在卢逝世之后的曲折遭遇，填补了卢作孚生平事迹研究的空白。

